

银水巷

YIN SHUI XIANG

李文德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银 水 巷

李文德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水巷/李文德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8

(新纪元作家文丛/冷克明主编)

ISBN7-5059-3388-4

I. 银… II. 李…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29407号

书 名	银水巷
作 者	李文德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刁小林 尹龙云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12.62
版 次	2001年3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388—4/I · 2577
定 价	18.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内 容 提 要

不尽金银滔滔不绝地流进昔日被山城人不消启齿的银水巷中——一群在生活底层成长起来的女孩子们，为了改变自己屈辱的命运，使人生放射出璀灿的年华，勇敢地闯入现代生活的漩涡，用自己的智慧才华，谱写出一曲曲全新的乐章。

一个为封建意识斥之为妓女菌集地的银水巷，在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礼炮轰击下，一切为人不齿的伦理灰飞烟灭中，少女们为金钱投入商品的大潮角逐同时，也以自身的资本投入人生的大拼搏。人性，在前所未有的遭遇战中经受着鞭挞和考验，于是，情与爱，恨与泪，恩与仇，喜与悲，善与恶，交织出午华佳和丁燕燕、朱茜茜等一群少女们的真实人生，也交织出文人墨客、企业家、政客、暴发户、大款屈南男、邱巴、过江、尹子正、屈今成、邱创成等男人们的现代人生。清贫与富有、荒淫与无耻，权势与正统描绘的画幅，不仅沾满了泪，而且也沾满了血。

曾被历史严重污染的银水巷，在饱爱侮辱、衰
汰、贫穷和性的摧残之后，以它自身的力量在历史
的长河中，终于挺立起了崭新的现代文明之花。

被历史扭曲的人性，又被历史的张力重新校
正。

被贫穷冲刷变色的人性，又被富有冲刷出原
有的本色。

是女人们的天地，也是男人们的天地；是女人
们的“镜花缘”，也是男人们的“镜花缘”；今与昔，
新与旧，幸福与痛苦，淫乐与忠贞，欢乐与悲愁，在
现代生活中浓缩成一部令人深思的银水巷。

第一章

就在午华佳玩着同两个男人的捉迷藏游戏中，她还是感到了某种空虚无聊。当她想着是结束还是加深同尹子正的关系时，她同时也想到自己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来过一种属于自己的安适生活。她并不满意自己的职业：挣钱不多出力不少的行政秘书，她也不热衷自己原来选择的助产士专业。时代变了，这两种职业已失去它原有的魅力。富有，已成为当代人追求的第一目标。她相信自己的睿智、清醒、敏锐、犀利、深邃，绝对会为来日带来不尽财富与幸福……

午华佳不知道她是不是该结束或者进一步加深跟尹子正建立起来业已二个多月的关系。她很迷茫，不知所措，除非她不再去想今后该怎样生活，除非她永远成为一个没希望成为邱巴妻子的情妇。其实这本是轻而易举的事，无非不再和尹子正幽会，重新回到邱巴的怀抱里去。邱巴最终能给她些什么呢？除情爱之外归宿在哪里？充当第三者角色，总归是不道德的人哪！自己年纪轻轻，来日方长，难道一直吞咽这种时代的苦酒！自从和尹子正偶然结认，太阳神卡拉OK厅就成为她与他相聚的最理想地场所。她和他每三天到这里来幽会一次，象一种惯性，或者是一种生物钟，或者是大脑皮质的条件反射，每星期三、六下午当墙上的挂钟敲响六点，

她便会急急忙忙挎上她那只真皮包儿，骑上那辆山地车赶往太阳神卡啦OK厅，没有任何迟疑和选择。她从不愿成为一个失约背信的女人。而他更是守时履约，每次幽会总要赶在她前边守候在太阳神卡啦OK厅的门外。他并不知道她已经有着自己的情人，他一往深情地成了她的追逐者。他在每次与她的幽会中都是全神贯注，神情专一地去倾诉内心的真情实意，没有任何欺诈和虚伪，作为一个过来的有过因爱失败的男人，他期望从她身上找回失去过的纯贞之爱，而不是逢场作戏，更不是打一枪换一个靶子的鸡式的啄食。

邱巴并没有阻止她与尹子正的接触，也没有阻止她到太阳神卡啦OK厅，他认为那是属于女人的浪漫方式，她有权那样，而他无权干涉和阻拦。情人不是合法的丈夫，心里尽管会有一种惨酷的妒意悄悄滑过或者沤烂，但毕竟不能成为干涉对方行为的理由。而他也根本就不知道，她到底新结识了怎样的朋友，为什么不再像以前那样按时走进他的视野了。所以他们相见时仍是友好地微笑，真情地拥抱，热烈地相吻。只是突然地两个男人在太阳神卡啦OK厅相遇了，她在一瞬间便以机智沉稳和友善介绍了他们相识并握手相互自我介绍而成为朋友，于是两个身份不同地位不同男人在那里表演出一种令她惬意的喜剧，除此之外，两个男人又会去作何种无聊的表演呢。

她还没有发展到与尹子正亲蜜无间的程度，他们总是在包厢里相拥相抱，这是他所追求的另一种浪漫。她拒绝和他作爱，她说：“还不到上床作爱的时候便上床作爱，那是对自己的廉价拍卖。”而在和邱巴在一起时候，只要邱巴一放下手中的酒杯，她便会同他接近，往往是新招打出，令她或令他惊喜不止。情人之间的爱决不是千篇一律的模式。那里充溢着男人的疯狂的粗野，女人的温情和缠绵，她可以宽容和纵任情夫任何的要求，而他也可以满足她任何奇怪的尝试和泼辣的实验。

午华佳就这样开始了她认为极富刺激的游戏。她无穷尽地占

有了邱巴，但却从没有对尹子正讲过一句。所以他总认为她是纯真可爱的女子，对她从不怀疑。他喜欢她是真诚无诈的，而她却是有点作态，只是她心中的天秤慢慢倾斜向了他，她想过，邱巴决不会成为自己的终身伴侣，与其继续苟欢，不如趁早情断义绝，把终身系在一个可以信赖依靠的男人身上。

就在午华佳玩着同两个男人的捉迷藏游戏中，她还是感到了某种空虚无聊。当她想着是结束还是加深同尹子正的关系时，她同时也想到自己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来过一种属于自己的安适生活。她并不满意自己的职业，挣钱不多出力不少的行政秘书，也不热衷自己原来选择的助产士专业。时代变了，这两种职业已失去它原有的魅力。富有，已成为当代的追求的第一目标。她相信自己睿智、清醒、敏锐、犀利、深邃，绝对会为来日带来不尽财富与幸福，假如有一个愿意给自己以经济支持的人作后盾的话。她把尹子正在自己未来生活中的份量有了全新认识后，心中的情爱天秤就向尹子正倾斜了。

午华佳在无聊中犹豫彷徨，她举棋不定地左摇右摆，一时不知取舍地在两个男人中抉择，否定，再抉择再否定，直到确信尹子正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男人时，她才向尹子正敞开了自己真正的心扉。她准备将自己交给他，并准备要求他帮助自己。

自古到今，任何交换都是有条件的交易，不管主动的一方还是被动的一方，只要认准了这种交换是公平合理的交换，细节就成为十分容易解决的问题。

尹子正在微笑中默认了这一公平的交易。

第二章

银水巷的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揭左邻右舍人的短。午华佳生在银水巷，长在银水巷，自然也知道这一规矩，也正因此，她对自己的一切行动，也从没藏头藏尾过，她有一句名言：“爱干的事就泼命去干，要爱的人就爱个死去活来。”

午华佳是山城市银水巷里出了名的美女，也是出了名的风流佳人。在银水巷人心目中，不论男女，也不论老少，午华佳的名字一经说到嘴边，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者，都会一笑的说：“好人一个。”

银水巷的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揭左邻右舍人的短。午华佳生在银水巷，长在银水巷，自然也知道这一规矩，也正因此，她对自己的一切行动，也从没藏头藏尾过，她有一句名言：“爱干的事就泼命去干，要爱的人就爱个死去活来。”

尹子正是她爱上的第三个男人了。她和他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那天她应邀参加一个企业文化联谊会，尹子正晚到了几分钟，进入会场见午华佳身边位置空着，便坐了下去。

联谊会本就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会，所以，凡来参加会议的人，多多少少都与企业有点机缘。尹子正坐下来左右瞅了瞅，见并无自己认识的人，不免感到尴尬。

午华佳象是看出他窘态，忍不住笑了笑，把眼睛停留在他显得

有点莫明的面孔上。尹子正被她盯视得有点难以招架时，憋不足说：“小姐眼下留情，你若再盯住我不放，我可要无地自容了。”

午华佳婉而一笑说：“你不看我，怎知我盯视你嘛。”

尹子正一听，自知遇到了对手，自嘲说：“如此讲，是我的不对了。”

午华佳说：“公共场合，你看我，我瞧你，以眼还眼，家常便饭，认真不得的哟。”

尹子正说：“听小姐口气，定是经验之谈。”

“算是吧。”

“小姐是哪家字号？”

“礼仪小姐出租公司。”

“啊！银水巷礼仪小姐出租公司，山城独此一家，小姐贵——”

“免贵姓，午华佳是我的姓名，先生——”

“尹子正，神龟保健品公司的挂名老板。”

“我们算认识了。”她把手伸向了他。

尹子正握住她手说：“同在山城，相见恨晚。”

“不同行而不同谋。”午华佳说：“一回生，二回熟，如果尹厂长有需礼仪小姐出租公司服务项目，我们将全力以赴。”

“你很会推销自己的企业。”

“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愿你事业兴旺发达。”

“多谢你的好意。”

他们谈得很投机，待到舞会开始时，他们已变成了真正的一对和谐的舞伴。

夜深时，联谊会在余兴未尽中结束了。他们一起步出会场后，尹子正说：“午小姐住在什么地方，需要我送一程吗？”

午华佳说：“我就住在那条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的银水巷里。”

尹子正试探问道：“你是银水巷的老户还是新户？”

午华佳有点不解地说：“难道老户和新户还有不同说法？”

“银水巷在历史上是个名声狼集的地方。”尹子正坦直地说：“我听老辈们讲过——”

“我明白了，”午华佳冷笑中说：“老辈们如果在忆苦思甜中说，山城市在旧社会是座土匪成群，强盗横行，瘟疫不断，妓女成团，嫖客如云的地方，你也相信他们说的话一字不差？如果老的快死完了，活着的年轻一辈还相信以点带面的胡说八道，山城市今天岂不成了王八兴风鱼虾掀浪混蛋成堆的魔鬼世界！尹先生，银水巷过去在有些人眼里是花花世界，是灯红酒绿，淫秽不堪的地方，如今旧中国已寿终正寝了快四十年了，他们还抱住他们爹妈时候用的老皇历老眼光看银水巷，不是他妈的混蛋就是老糊涂，老不正经，老不要脸。”

尹子正被她一顿臭骂骂的不知如何措手脚是好了。

第三章

银水巷是山城最古老的一条巷子。据老人们相传，银水巷始建于明天启三年……清同治八年一场特大山洪，把一条银水巷连窝端了个干干净净。同治十二年，一个大盐商在山城发了一笔财。算命先生对他说，财要保住，就得在南牡山下修一条巷子，把水毁了银水巷重新唤回来，让银子如水一样不停地流呀流……

尹子正是好心，不意一句话引得午华佳雷雳大发，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和谐气氛破坏得一干二净。

午华佳骂过了，才觉得有失检点礼貌，苦笑着冲尹子正说：“对不起，刚才我有点失态。我乘出租车走，你还是直接回你静园吧。”

尹子正有点尴尬说：“怪我说话不够慎重，请原谅，我决不是有心伤害你感情。”

“没什么，”午华佳说：“欢迎你有空到我们礼仪小姐出租公司指导。”说完一握尹子正手，随即就去拦出租车。

银水巷是山城一条很有名的巷子，地处山城南北城区的交汇处，往南一百米是通往山城商业街的铁板大桥，往北一百米是通往山城工矿区的河滨路，银水巷正处于桥与路的三角位置上。

银水巷是山城最古老的一条巷子。据老人们相传，银水巷始建于明天启三年。刚建时，大沱河还在山城的南牡山麓根，清朝同治

八年一场特大山洪，大沱河改了道，由南牡山麓滚到了北牡山根，把一条银水巷连窝端了个干干净净。同治十二年，一个大盐商在山城发了一笔财，算命先生对他说，财要保住，就得在南牡山下修一条巷子，把水毁了的银水巷重新唤回来，让银子如水一样不停地流呀流。那盐商也有心为儿孙后代留一笔资产，便花了十万两纹银，在南牡山麓修建起了一条新的银水巷。银水巷由于修在了三角地带，往返于大沱河两岸的商贾士农，一走到银水巷就得歇脚，没出几年功夫，银水巷变成了一条热闹非凡的街道。盐商见有利可图，便把沿街的门全拆掉，盖起了门面房，租赁给了商贩们。后来盐商的儿孙们不争气，吸大烟玩女人，把祖宗产业给吸玩了个净光，银水巷的房地产就变成了百家姓的财产了。在购买银水巷房地产的人中有个姓良的寡妇，是个从良的妓女，男人死后，因耐不住空房寂寞，便在买下一院房后重操旧业，在银水巷开办了第一家妓院——银花楼。

银花楼牌子挂出没多久，生意兴隆，财源茂盛，银水巷一下成了远近知名的地方。那姓良的寡妇，挣了银两，玩了男人，一举双得，自然喜之不尽。一些有钱的人，见银花楼生意红火，也想挣女人人们的血泪钱，便在银花楼左右两边，开设了银春楼，银玉楼。一时间，银水巷成了灯红酒绿的淫乐世界。

良寡妇有一个女儿叫良婉贞，长到十四岁时，人已出落得如玉似花一般。良寡妇当时看上了大沱河畔上的大财主呼云彪，呼云彪是个五大三粗的中年汉子，力气过人，能开三百斤硬弓，和女人做爱时，能三个时辰不喘一口粗气。良寡妇玩的男人多了，从没见过呼云彪如此令女人叹服的角色，所以当第一次和呼云彪上床作爱后，便铁了心留住呼云彪。呼云彪家有万贯资产，仆妇成群，自然是逢场作戏的人物，进银花楼和良寡妇上床，纯是出于寻开心，他听人说，良寡妇可以让男人不动一下的玩得男人骨酥肉麻，他便揣了一百两银子进了银花楼。他指名道姓要良寡妇。良寡妇虽然徐娘

半老年纪了，但风韵仍在，一颦一笑，都充满了迷人的风骚，脸蛋儿也葱白一般的娇嫩，腰肢没一点赘肉，圆圆的臀肌健皮紧，一双三寸金莲移步如云行雾移。呼云彪一见良寡妇便说：“想不到你还如此风姿妖艳，如果你真能象人说的那样令我痛快舒服满意，我除付你一百两纹银外，加送你大米三石，玉镯一对，绸缎三匹。”

良寡妇说：“呼大爷尽管放心，你老哥既然发了话，小妇人我定当全力以赴了。”

呼云彪上床后往下一躺，就再也不动了。

良寡妇看他那驾式，心里骂道：“世界上没有女人泡不软的豆芽菜，你看老娘如何让你原形毕露吧。”

良寡妇并不急于去征服她面前的庞然大物。她的一举一动都以柔美来吸引呼云彪的眼睛，她虽然不懂得美学在性行为中的作用，但从与无数男人的作爱中，揣摸出男人的喜恶心理变化。一种意念将会使男人们走火入魔，也会使女人陷入亢奋疯狂，她有着切身的经验体会，所以，当她裸露全身以后，她不是去抚摸他，亲近他，而是把充满善意的微笑，频频传送给给他，她在平水荡舟中握住他那双大手时，仔细抚摸他的每一个手指，轻轻吻着，让他慢慢感到一种柔软的温热从关节中流过。她这种令男人敏感细腻的气质是足以使坐怀不乱的男人因受到不停地诱惑而情迷心乱。

呼云彪故意闭住眼睛，以把她的诱惑拒于头脑之外，良寡妇则伏在他的背后，用她那吐着温馨如兰的轻微呼吸，慢慢地吹拂在他的脖项与脊背上，他知道她随时都会向他扑过来，可是他不愿败在她手下，也不愿回过脸去。他保持他的睡姿，也许就是坚持男子汉的一种顽固的信念。

她的柔若丝绸般的一双纤手，先是按在他的双肩，那如石板般的肩头在她的温暖的小手中颤动了，之后她那双温热如火的手在他肌肉发达的胸脯上漫游，漫过他那平坦的腹部，游进他了那敏感的丛林地带。她只用指尖去触动他那架独立的顶天柱子，而不去擦

逗它失却自我约束的本能。她从背后亲吻他，在手的漫游同时，寻捉他躲避的嘴唇，他的眼睛。她并没因他的粗硬的胡须刺得唇痒而放弃每一次电击般地深情地热吻，她的嘴唇传出的柔软，生动频率信号，使他再无法无动于衷了，呼云彪终于丢掉了征服她的意念，由静静的等待，而伸出那双有力地双臂，他能容纳的诱惑实在是微不足道了，她用女人特有的细腻温存，触动了他的心。他开始了颤抖，像扁舟行进到了江心，随时都会被激流掀翻在浪谷里。所以他一再提醒自己必须小心，太过急切了失败的必是自己，而不是良寡妇。

她喜欢各种各样变换着的姿势，每一种改变不仅有一种新意，而且能刺激他尽快疯狂起来，使他在这些新鲜刺激中深深地沉醉中忘勿所以。

他突然搂紧了她，象一只斗败的鸡，气喘嘘嘘中过早露出溃败的迹象。

“我服了你。”呼云彪说。

“我也服了你。”良寡妇也说：“这多年了，你是第一个令我魂消魄散，如坠入云里雾中一样心旷神怡和满足的男人。”

突然，一声噗哧的笑从床的帐后面传出来。

良寡妇赤身裸体跳下床去，两步便跨到窗前，她推开窗往外看时，一下愣住了。

良婉真正满面春色地站在窗外，她的眼神告诉良寡妇，她已目睹了母亲和呼云彪演出的闹剧。

第四章

艮婉贞咬住了牙，抓紧了身下的床单。

她为了一千两纹银，付出了血的代价。

事情传遍了银水巷，也传遍了大沱河两岸，银水巷因艮婉贞十四岁战胜嫖客呼云彪的淫威而出了名，也因有了艮婉贞一个美人儿而成为嫖客们争相出入的地方。

艮婉贞虽然年纪轻轻，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十四岁便情入怀中，当目睹了亲娘和呼云彪上演的作爱全幕后，忍不住笑出声来。

呼云彪没等艮寡妇省悟过来，已赤条条站在她身后，探头窗外一瞧，见一如花少女婷婷玉立在窗外，忍不住说：“好一朵牡丹花！”

艮婉贞并没因两个赤身裸体的男女站在自己对面而胆怯退缩，相反接音说：“呼老爷，你若肯出银一千两，小女子愿以女儿之身，陪你消魂一夜。”

呼云彪听在耳里，喜在眉梢，忙问：“姑娘此话当真？”

“银花楼女子向来是说一算一。”艮婉贞没动地方说：“艮妈妈在你身边，你拿得一千两银来，小女子自然同你上床。”

“你叫什么名字？”呼云彪急问。

“艮婉贞”。

“好，明晚我一定把一千两银交到姑娘手里。”

艮寡妇干急说不出话来，直到艮婉贞消失在月门里，才回过身说：“呼老爷，你就省下一千两银子吧。”

“为啥？”

“那女子刚十四岁，还不到接客时候。”

“十四十五正是仙，十六十七花一般，十八十九火一团，二十过后水样淡。艮婉贞十四岁，正是摇钱树年龄，你舍不得自家用呀！”

“你不知道——”

“我比你明白，一言为定，一千两我先包下，明天我一手交银子，一手抱人。”

呼云彪全部兴趣集中到艮婉贞身上，对艮寡妇失去了兴趣，不顾天黑夜静，穿戴好衣帽，从大院里叫出还和妓女们在鬼混的随从家丁连夜赶回了家。

呼云彪家产万贯，一千两银子是九牛一毛数，那里住心上放。所以第二天下午便揣了二千两银票进了银水巷银花楼。见到艮寡妇后，把一千两银票递艮寡妇说：“这一千两是给你的犒赏，昨晚你教会了我几种新方法，我说话算数，你拿去爱买啥买啥，米和玉镯我就不劳神了。这一千两是给艮婉贞，你让她来见我好了”。

艮寡妇自知难和呼云彪较量，女儿大了不由娘，牙一咬，把呼云彪引进了后院。

银花楼是座三进四合院，分前中后三个独立又相联的院子，前院是车夫走卒船工泥石匠等下九流男人们行欢作乐的阁子房，男人们不分时间，随来随干，干完提裤子就走，接客的女人年龄姿色都不能与中院里的姑娘们相提并论，中院则是有一定身份男人们纵欲行乐的地方，接客送客都有严格程序，没脸面的人是走不进院门里的。至于后院，则是银花楼真正的摇钱树所在处，院中共八个房十六间屋，除艮寡妇和她女儿艮婉贞各占二间外，院内只住了六个挂名在大门外的姑娘，凡指名道姓点其中一名姑娘的人，不管是